



馬年談馬：明代大航海到達美洲

李兆良 2014.1.31 甲午馬年元旦

美洲原有的馬在 8,000 年以前就滅絕，現在美洲的馬全部是從其他地方引進的。美洲印第安人喜歡的花馬其實是來自中國鄭和時代，是明代大航海到達美洲的證據。西方認為美洲馬都是西班牙人殖民時代帶來的，故意把這些馬冠以“西班牙花馬”，“殖民地時代野馬”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謠言、遁辭。

世界上有幾百種馬，按照高矮大小，毛色，功能，產地，有不同的名字。歐洲人喜歡的馬是高大，短途快跑的大種馬(horse)，用在戰場上。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，征戰連年，戰馬除了要背負穿沉重盔甲的武士，自己也有盔甲。美洲原住民騎乘的花馬是小馬(pony)，無法承載這重量。大馬與小馬不同種，大馬自相交配不能產生小馬，反之亦然。美洲的小馬不可能是歐洲人帶來的。

歐洲人的大航海時代，馬是非常珍貴的財富，換算今天的價值，每匹價一百萬美元以上，登記在案。能分配到馬的，都得負責保管，遺失馬要受重罰。1569 年，最早到秘魯的西班牙傳教士阿科斯塔(Acosta)說“美洲很多地方有馬，長得很好。它們媲美西班牙最好的種，不止能競走和表演，還可以走遠路，幹粗活”。秘魯人用玉米餵他們的驢馬，用馬推磨，碾碎礦物，騎馬狩獵，吃馬肉。原住民的馬多得很，並不珍貴，顯然不可能是西班牙人千里迢迢運去的，西班牙殖民者禁止印第安人騎馬，更不用說擁有馬，吃馬肉。西方歷史後來說印加族被西班牙征服是因為他們沒有馬，與目擊者的話是完全不相容的。

美洲的花馬是很特殊的品種，有 Tobiano (托比安諾)，Overo (俄哇婁)，和 Appaloosa (阿帕盧薩)。俄哇婁是歐洲人殖民美洲時有記載的。但是，托比安諾和阿帕盧薩卻是十九世紀時在美洲才命名的，西方說美洲原住民從歐洲馬培育來的。如果歐洲本來就有花馬，為什麼不叫本來的名字，要到十九世紀才在美洲命名？

歐洲人帶來俄哇婁馬與美洲的托比安諾馬同是花馬，但是托比安諾的“過背白”來自一段倒置的染色體，是非常偶然的突變產生的，不是隨便培育出來的。俄哇婁不能產生托比安諾的子代。歐洲人悠久的育馬歷史沒有養出托比安諾馬。西班牙殖民美洲時，嚴厲禁止美洲原住民騎馬，更不能擁有馬，培育馬。原住民如何能掌握高超的馬術，不用馬鞍、馬蹬騎馬，還培養

美洲以後。直到今天，英國，義大利，西班牙的按照十六世紀傳統的賽馬活動從來沒有花馬出現參賽，如何能說花馬是歐洲帶來美洲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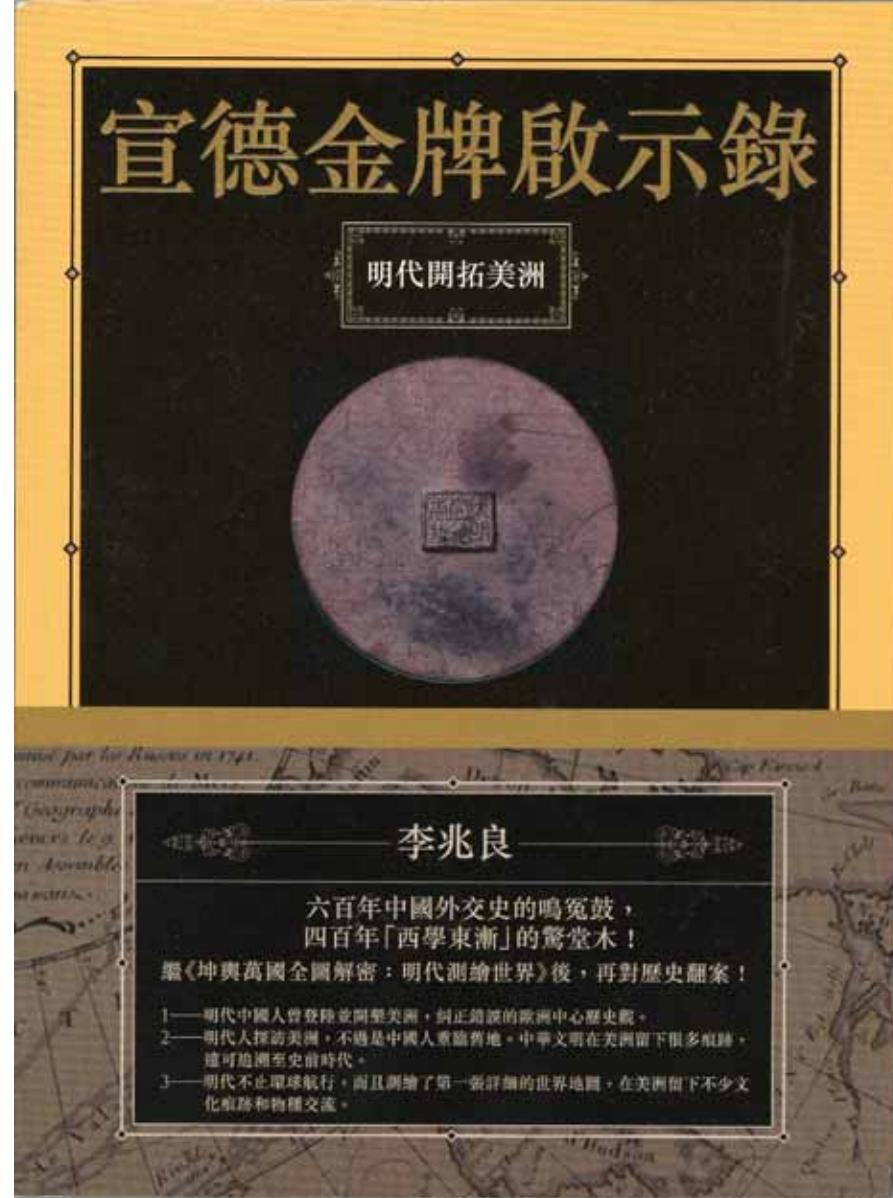
花馬、斑點馬沒有出現在中世紀歐洲，突然在 17-18 世紀興起，成為繪畫熱門的題材，以後又突然冷卻。消失興趣的原因是原住民與歐洲新移民因為利益衝突，敵對情況明顯化。歐洲人知道印第安人喜歡花馬、斑點馬，在戰場上要劃清界線，看到遠處有花馬，不管誰騎，一定是敵人。馬的目標比較大，認馬不認人，一律射殺。美洲的花馬與斑點馬曾經幾乎被歐洲人消滅殆盡。19 世紀的繪畫，20 世紀的電影中，歐洲人騎褐色、棕色的馬(中國稱為驥駒)，印第安人和同情他們的白人騎花馬和花斑點馬，這是文化基因的烙印。現在美國有一個註冊花馬的學會，規定花馬要帶有歐洲大馬的血統，即要原來的美洲小型花馬與歐洲大馬交配的後代才算。如此一來，美洲與中國馬的文化關連、生物證據將消失。

《中文大辭典》裡，馬的部首有 534 個字，描寫馬的形態，動態，部分，種類，馬具，馬車具等。美國肯塔基州的馬博物館是全世界最大的，2000 年，中國曾在此舉辦六千年的中國馬文化展覽，展示先秦以來的青銅器馬具，精緻多樣。馬車上的配件也考究，使美國人讚歎不已。春秋的伯樂相馬，他見過的馬種一定很多。然而，在美國馬博物館的資料庫中卻沒有中國命名的馬種。

2005 年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與聖地亞哥之間的 Carlsbad 發掘了一匹馬的骸骨，用碳 14 斷代，最晚是 1625-1705 年。西班牙人首次到達該處是 1769 年，馬比西班牙人最少早 60 年。有人說這匹馬從西班牙的墨西哥殖民地逃離。若然，它要放棄很好的牧地，游過寬闊洶湧的科羅拉多河，挺住幾百里的莫哈韋沙漠的飢渴，還要翻過 1700 公尺的洛磯山，是一匹極端冒險，很幸運的馬，要麼是天下第一傻馬。最大可能是如內帕西族說，是明代人從海上帶來的馬的後代。明代繪製的《坤輿萬國全圖》詳細準確標示美洲西部從加州到阿拉斯加的地理，已經證明這可能。

今天，在美國維吉尼亞州與北卡羅萊納州海邊的一串島，列為自然保護區，有一群花馬逍遙馳騁。它們並不知道自己顯赫的身世，先祖曾經是遙遠的中國皇公貴族寵愛的坐騎，只讓基因默默地記載著這段逸史。

參考書目：
李兆良.《坤輿萬國全圖解密—明代測繪世界》聯經出版社. 2012.
李兆良.《宣德金牌啟示錄—明代開拓美洲》聯經出版社. 2013.



花馬？

花馬在中國文獻，圖畫中已經存在了兩千年以上，托比安諾馬即斑、駁、驥，阿帕盧薩(斑點馬)即駒，這些字出現於《詩經》。甲骨文也有三十多個馬字，有 3000 至 3500 年歷史。托比安諾馬是中國人自古選育成功的“五花馬”，與千金裘同等珍貴；“蕭蕭班馬鳴”的斑馬是阿帕盧薩馬，這兩種中國人愛好的馬種都被李白寫進千古傳頌的詩句裡。阿帕盧薩馬是愛達荷州的標誌動物，當

地的內帕西族口述歷史說，馬不是他們培養的，是很久以前，海上住“大房子”的人帶來的。海上的大房子，不就是明代鄭和大航海的寶船？

唐代韓幹、五代趙昌、宋代李公麟，元代任仁發畫的馬，都是寫實的，花馬在他們的畫中佔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，從畫的比例與註釋中看到，這些與美洲印第安人騎的小馬一致。遠的不說，義大利傳教士郎世寧，清朝來華作為宮廷畫家，歷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繪制了許多中國的花馬，如雍正時代的《八駿圖》，《乾隆戒裝大閱圖》裡乾隆的座騎，比西方命名托比安諾還早 100 年左右。光以繪畫看，從唐到清，中國人對花馬的愛好沒有中斷。從希臘時代到 1600 年，西方也有許多馬的繪畫，沒有花馬。花馬只出現在歐洲人來



清 郎世寧《乾隆大閱圖》



宋 李公麟《五馬圖卷》的斑點馬